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政術部一 君道 臣術 官班 擇官 勤官 守官

君道一

增說文曰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 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為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易緯曰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羣也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增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增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又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　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原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增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漢書曰本仁祖義襃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後漢書曰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四方　吳志曰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

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文子曰夫人君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　原又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　鄧析書曰為君者常若冬至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

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為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增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原又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

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髙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增韓子曰明君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　原吕氏春秋曰泉深則魚鼈歸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

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郤偃楚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父之儀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為故能使衆為也　增鬼谷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

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長收藏亦復不别干而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晉子曰立天子為天下也非立天下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原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

苦則天心逆　增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

君道二

增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畆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史記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柰何師曠曰人君清靜無為務在於博愛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淈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韓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公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原呂氏春秋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

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增孔叢子曰定公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致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三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原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增山堂肆

考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談苑曰李侍讀仲容善飲真宗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天子為官家對曰蔣濟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徳故曰官家　山堂肆考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

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君道三

增四術　三懼　尹子曰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三懼者明君之務也

金玉　絲綸　左傳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嘗藥　制水　問奇類林湯曰藥石嘗於甲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甲　天中記曰畫策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蹟垤　履冰　問奇類林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　太公金匱曰

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

如龍　牧馬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　莊子曰為天下者奚以異於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

三累　十思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　唐書曰魏徵上書曰君人者誠能見可用則思知足以自誡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沖謙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塞則思虛心以納下拒讒邪則思正心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濫刑然後簡能而任擇善而從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

為人　從義

太平御覽荀悅漢紀曰有王主有治主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為王主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

執玉衡　讀金鏡

徐陵集曰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使令狐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

日月光　鬼神饗　春秋感精符曰君明聖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　班彪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山林何有　江海無為　唐子曰君人者乘南面之位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養當使覿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　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

為治三　制臣二　韓非子曰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　又曰明王之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作帝範　疏祖法　問奇類林曰唐太宗作帝範十

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山堂肆考曰宗哲宗嗣位呂大防上言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也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内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寛仁八法以進

合天履中　應神受命

春秋運斗樞曰虙義氏女媧神農是為三皇皇者大也合天履中其施光明　帝王世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

冬寒夏暑　規圓矩方

韓子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焉　抱朴子曰君人者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樹至公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畏如雷霆　德為冠冕

左傳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後漢書黃瓊傳曰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

綴契為筋力　**無不化無不和**　**與衆視與衆聽**孔叢子曰子思信陵君問曰至善為國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不化俗無不和　經濟類編曰天子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法令不可數變　**憲章不欲數赦**問奇類林曰唐太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紀　又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原能為上者若緣木　**善用才者如濟海**家語管子

君道四

增五帝水火金木土 家語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以木德王色尚青炎德以火德王色尚赤黃帝以土德王色尚黃少昊以金德王色尚白顓頊以水德王色尚黑 原亶聰明 書

增其量百世十世 問奇類林云丹書之言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原萬物之機 書

增天下惟有道者宜處 賈子云師尚父曰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原仰順天道俯協地理 家語

增導利而布之上下 周語云芮良夫諫厲王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原以民為體 緇衣 君天也 左氏 君以出令

左氏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左氏　神之主左氏　增繼天者君穀梁云為天下主者君也繼天者君也　聖人寡為而天下理說苑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宣王曰善　原君地也韓子　利害之轂韓子　增其治察要商子云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也察要而已矣　王者往也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而人所樂歸　治天下先公呂氏春秋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　人主之術淮南子云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君根本也又云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聞也　蔽明掩聰又云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

所以掩聰

原一人被之而不褎萬人蒙之而不褊淮南子注曰褎大也蒙冒褊小也

儼然元默淮南子

一言倚而天下靡車子

羣下歸心白虎通

尊天事地新序

敬小愼微春秋繁露

民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後漢

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身後漢書

禮讓為國仁義為宅揚雄傳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桓範新書

五穀俱傷君無德京氏易五星占

增帝王霸孫綽子云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

立德立功可大可久天中記云帝王畧論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

原衆才所歸

曹植賦序

樂從規諫子抱朴子

增脩策迴馭長羅遠駕文中子云闕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駕

取之殊途成之一致海録云干戈揖讓取之也殊途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

君道五

增賦唐范榮三無私賦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因無私以成心每宵衣以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執選賢為急昭昭為大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

乎幽滯仁聲振於潛蟄　沈瑱賀雨賦曰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綿鑠石而不雨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夫君人者脩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為心崇禮讓而爲則放黜回佞敷求讜直使人以時用丘明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得哀賑惸嫠勉敦稼穡至誠感於天地湛恩浹於寰瀛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煙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　浩虛舟王者

原書卷次訛誤

父事天兄事日賦曰二儀覆載德之廣者惟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惟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質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為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睽草色難窮屢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蕚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臻上國登封泰岳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　謝偃惟皇誠德賦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

書契來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内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卹則四王不足五六帝不足七

增批答唐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曰朕思求理化親閲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兵之誡取而作鑑晝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

觀古人之象

增御製唐太宗金鏡曰朕以萬幾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髙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甞不留連讃詠不能已已至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懼如履朽薄覩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鑑戒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君以萬邦為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

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毁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産善爲小邦之相絳侯

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為美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况臣下

增奏議元馬祖常奏議曰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

增策文唐詞標文苑策科曰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

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祕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歷押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迹則十政方凝俯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為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隳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　明蘇伯衡國學

公試策題曰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

增策唐姜公輔對直言極諫策曰夫中於道者易以興

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與其分則一毫以乘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

臣術一

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

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脩義奉職也　呂氏春秋曰間氣為臣和氣為人　增韋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禮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原韓子曰為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人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人師人足以為上下之督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輔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

之本也　又曰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此聖臣也察幽明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安官貪祿與世沉浮此具臣也偷合苟容與世為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此讒臣也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讒言以邪墜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臣術二

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内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增左傳曰晉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朞而不至無赦狐突之

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乃殺之　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卹而問焉昭奚卹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卹應之奚卹稱曰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

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教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强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卹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左傳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兹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

可謂良矣　增漢書絳侯周勃為丞相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唐書魏徵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臯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

臣術三

增十等　四責左傳曰陳宇謂楚王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鄧析書曰臣有四責何謂四責受重賞無功一責也居大位不治二責也為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陣而奔四責也

獻身 以人 禮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其受祿不誣受罪益寡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質

含章 納約 易曰含章可貞 又曰納約自牖

勵翼 諷議 尚書曰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詩曰或出入諷議

股肱 喉舌 書曰令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于身 擇君 禮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後漢書曰馬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無作威 思補過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

爕五緯　協四序　藝文類聚曰爕五緯協四序

盡吾敬　合於道　問奇類林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　又曰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

無謟無驕　可貴可賤　禮記曰為人臣下者頌而無謟諫而無驕　又曰子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服休服采　于蕃于宣　書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爲上爲德　來旬來宣　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望大望小　不下不尚　禮記曰子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又曰子云事君不下達不尚辭

有諫無訕　難進易

退 上詳無諂無驕注 禮記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受祿不誣 **進賢**

爲善 上詳獻身注 孔叢子子貢問孔子曰為臣孰大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乎子曰吾聞進賢為善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産未聞管仲子産有所進也

公正無私

忠順不失 孔叢子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能犯顏諫諍公正無私 荀悅漢紀曰忠順不失夙夜匪懈循理愛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

繩愆糾繆 **瀝血抽誠** 書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藝文類聚曰瀝血抽誠披胃見款

祭遵憂國奉公 **宋璟**

佐時經務 東觀漢記曰祭遵死後每朝會帝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 唐書盧懷慎臨終遺表曰宋璟立心公直執心貞固

展采 **錯事** 彙苑詳注 文學足以經務識畧足以佐時

論思獻納漢雋　彙苑詳注

臣術四

增代終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金鉉又云鼎黃耳金鉉耳喻君鉉喻臣也　玉鉉又曰上九鼎玉鉉喻大臣也　亮天工書曰欽哉惟時亮天工　篤棐又曰篤棐時二人篤于輔君也　承弼又曰以旦夕承弼厥辟　原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書　亂臣書　增四方是維詩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原有諫無訕禮　怠則張而相之禮　以道事君論語　歸美報上毛詩　社稷之臣春秋　能臣左氏　不擇事而安之莊子

梁棟大臣桓子 憂國奉公東觀 賢臣 鄂鄂之臣 智囊之臣新序 輔弼之臣漢書 謀臣魏志 增展業文選云展業各守其業以供王也 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抱朴子 增毗翼彙苑詳注六朝 葵藿心初學記云葵藿心喻臣之忠 輔翼霜露又云輔翼霜露謂燮理陰陽之職也 得罪上官問奇類林云吳芾曰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

臣術五

增賦唐白敏中如石投水賦曰石銘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清規而

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爰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啟心而是贊在虛己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猷替而無輿幸遭逢而有慶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嘗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予攻玉之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既而流謗

靡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𦗟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睿鑒涣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

增書唐于邵賀外甥崔相國書曰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賛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

識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相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禄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增論唐韓愈諍臣論曰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

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洪號於無窮也　宋蘇軾大臣論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又曰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官班一

原九儀　十等九命之儀傳人有十等　通班　異數不列隅品禮亦異數
尚齒　易方禮曰朝同爵則尚齒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序守　錯立各以
序守周禮禁錯立禁談者　易班　抗禮易班辨位易亂也　國章　禮
命周禮　朝儀　王爵　彝憲　常秩　命秩　品制班次
守位　序從　禮謬　官邪由官邪也　會有表　立無
序表亦位也立而無序則亂其位　禮由位叙　名以器分　名位
不同　貴賤有等禮　高卑殊品　拜揖異儀　官以
命分　位由序守　奚獨後予　孰能宗子　小宜事

大甲不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降尊就甲
下陵上替　情非事下　禮豈得中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列官分職　設儀辨位傳失位者懸間
後來者居上傳鄭伯享韓宣子起孔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懸間容從而笑之　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
易其紀律　既同列爵於朝　亦可進人以禮　雖九
儀之辨貴　宜三命而益恭　鄭忽憑怒於我先　孔
張懷慚於容後　韓信羞絳灌為伍　彭寵恥吳耿同

行 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 降尊就卑恐違於今制

增連壁 布碁 合璧事類曰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壁 元稹寄隱客詩曰況逢多士朝賢雋若布碁

鳴璆 湧雲 韓愈江陵詩曰班行再肅穆橫佩鳴琅璆 元稹酬白學士詩曰闢班雲洶湧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容衛千億儼等衰官班分內外遊處遂參差

年輩相遼 議論各別 合璧事類曰陸長源以勳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廵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義何怪之有 又曰韓魏公慶歷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

官班二

原天秩有禮書有尊卑之禮　增官聯周禮云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原齒位周禮齒位有序　儀以辨等周禮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雜居齊齒　正其服位周禮　九命之數自上公至下士周禮　貴貴禮貴貴為其近於君　貴爵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脩其班制禮　等衰　等列禮辨等列　同儕　同等　犯貴　比肩　恪居守次　慎守官常禮　表儀傳引之表儀　名以出信傳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列位之所傳曰朝有定制注曰列位之所　易則生亂　過則有刑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

義　班爵之位傳　正朝廷之儀　辨貴賤之位　荀命數之或乖　亦於禮而何取　不敢與任爲齒　未可黜朱於朝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登降有數　分隔屏風後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遂爲故事　增末班文選云末班謙言猶末僚也　班司何敬相詩云在昔同班司　青瑣杜甫詩云幾回青瑣點朝班　臚人初學記云臚人整飭朝班之位

文班武班唐書云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閤門亦

如之

亂班孔帖云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其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班簿側注平章冊府元龜云鄭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刺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謂有蘊蓄就常朝班簿側注云可工部侍郎平章事

官班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主客仲員外見賀正除詩曰周班每喜簪裾接郢曲偏宜諷詠頻　張籍酬王祕書見寄詩曰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長出

格常朝宫裏每同班　鄭谷賀新除左省韋拾遺詩曰
垂白郎官居坐末著緋人吏立堦前百僚班定趨丹陛
兩腋風清上碧天　姚合奉寄留守令狐相公詩曰除
書東守洛陽宫恩比藩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排
班衙日有三公　宋歐陽脩早朝感事詩曰踈星牢落
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
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

贬所詩曰囊封初上九重闕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元王惲奉陪憲臺諸公闕下賀正詩曰盤盤帳殿敞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筍東班分列辟龍墀首拜認前星　又萬壽節出左掖門口號詩曰隅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鵷行紫雲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又曰對品班分玉筍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濕建章

增曲明顧光祿公卿入門曲曰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莅班鴛鷺接武夔龍同心協德永效公忠

擇官一

原選孤介　防請託　第五倫字伯魚為蜀郡民吏富掾史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患之簡其豊贍者還之選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貨財抑絶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文武悉召　儒吏相參　尹翁歸字子況去吏家居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

不起曰翁歸文武無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不遜延年曰何傷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擇人 **掄才** 務在擇人 **明試** **登庸** **增禱神** **祝天** 唐書李景讓傳曰唐宣宗擇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筯取之 五代史盧文紀傳曰唐廢帝欲擇宰相以盧文紀姚顗有人望悉書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授七品** **領三輔** 冊府元龜曰唐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李紓建中末為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領三輔乃授同州刺史 **抑強宗** **擇清流** 孔帖蕭至忠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爾 又曰後蜀孟昶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

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　**特委公**　**當擇臣**冊府元龜曰楊恭仁貞觀五年遷雍州都督太宗謂曰雍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　**錦繡**萬花谷曰柳渾為相帝嘗擇令掌畿邑渾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　**為官擇人**　**棄瑕録善**孔帖曰劉祥道疏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　又曰韋處厚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録善時亦譏其太廣　**思擇重臣**　**無憚大吏**冊府元龜曰張建封貞元初為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次為徐州刺史人寢貧困不能自存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以建封為徐州刺史　又曰韓愈淮西碑凡茲廷臣汝擇自從無憚大吏　**必擇文梓**　**不惜美錦**孔帖曰韋承慶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刱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亟毀而敗則是庇朽

木乘膠船也　又曰韋思謙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

先求曾任　不可妄授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勅宰臣曰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　孔帖曰薛登請擇賢才疏薨資八元而庶績共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則士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

桓得敬仲　元信石顯　孔帖曰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織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賛皇害霸論

度梁漢之任　自朝廷之始　冊府元龜曰陳政初為守文化及太常卿亡歸長安時漢川多盜賊高祖曰吾度梁漢之任非卿不可　又曰開元十二年制曰昔臯陶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民此皆念在邦本先於帝載而長吏不稱蒼生靡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之始

尚書

宜擇脩潔　郎官須有才望山堂肆考曰唐高馮字季輔貞觀初上十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人主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温厚脩潔者任之天中記曰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中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甫小字

授清要官　豈擊搏才上詳授七品注　唐書曰李珏字待價舉進士高第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擇官二

原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　難其人　增郤縠可左傳云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具瞻所歸天中記云晉司

徒闕武帝問其人于荀勗答曰王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爲官擇人者治 孔帖云竇誕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爲不明且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

擇僚吏堪御史者 又云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曰盧懷景等皆爲通顯巨人

桓彥範執不可 又云墨勅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曰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

爲官擇人豈待情樂 又云御史中丞桓彥範舉陽嶠爲御史嶠不樂彈糾之事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遂引爲右臺侍御史

銓擬皆便所司 又云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中下有司銓擬皆便所司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

其清可用 天中記云馬伉爲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

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所擇悉所歷深 孔帖云韋嗣立建言設官建吏本於治人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

廉使補授屬員取其可者 冊府元龜曰韓佽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至邑令尉三百員由是部補者十之一餘皆廉使補之佽既至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佽曰在任有政者不奪缺者當候必稽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

宦官宮妾不知名者 山堂肆考云宗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擇官三

增制唐白居易授楊潛李繁史備等制曰楊潛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史備變通健決有能吏之用而皆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皆名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敎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而穠袴吾人者乎潛可守洋州刺史繁可守遂州刺史備可守濠州刺史　杜牧授賨

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恵訓不倦凡設敎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

增策唐白居易對睿官策曰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

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者無圜方之乖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彝倫日序庶績日凝

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也哉　又對大官乏人策曰臣竊見近日祕省校正或以門地授職亦簿尉惟以資序求未商校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黄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

勤官一

原恭恪　積累苟有位於朝無有不恭恪詩序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莫如勤

能有繼非德莫如勤能勤有繼繼功績也 無日不惕 夙夜惟寅豈敢忘職 智以效官 勤而涖事 精力於職事 勤心有補益漢書云張安世精力於職事休沐未嘗出後漢書云史弼為黃門令勤心有所補益 增不解甲 必枕戈冊府元龜曰竇軌為益州道行臺每臨戎對冦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又曰漢劉詞為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之 勤稼穡 設版築冊府元龜曰唐柏季纂武德中歷屯田農圃監每督事苑內小心畏慎勤於稼穡高祖每稱善之 又曰郭崇韜為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崇韜率師至博州庇役徒設版築 不離左右 與均甘苦冊府元龜曰唐蘭謨為武侯大將軍為人嚴毅勤恪每侍從太宗嘗不離左右 又曰漢史弘肇為許州

節度使杜重威為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交更輒鳴　孔帖曰裴耀卿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裴呼為知更雀

安寢則欹　吳越備史曰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名曰警枕

通宵假寐　**數旬一歸**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　又曰權德輿為起居舍人兼知制誥給事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一歸家

勞心諄諄　**求理孜孜**　經濟類編曰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冊府元龜曰晉劉處讓為相澶衛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理

寒暑罔懈　**晝夜不息**　冊府元龜曰姜確為將作少匠脩九成宮令確典其事雖祁寒暑雨未嘗蹔懈

下詳設版築註

反用為樂　而已益恭孔帖曰王播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為樂　又曰班宏清潔勤力晨入官暑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呂諲獨據案　楚客不釋仗孔帖曰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呂諲度支判官諸吏或出遊諲獨頹然據案　又曰杜楚客為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

已老不怠精勤當食無廢處斷冊府元龜曰唐段德操為將軍檢校少府事時已年老精勤不怠　又曰李傑為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訴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

戴星　挽繂呂氏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　唐書曰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而去

勤官二

原克勤于邦 尚書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尚書無逸云周公曰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孔安國傳云中宗太戊也為政敬身思懼不敢荒怠自安也

不敢怠遑 毛詩殷武篇云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箋曰遑暇也天命及視下民之內有嚴明之君能慎賞罰不敢怠墮自暇于政事則命之于下國以受命天子也

朝夕勤恪守以惇篤 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自朝至昃不遑暇食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

萬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中不暇食思慮政官民用皆和

夙夜罔或弗勤尚書太保訓于王曰嗚呼云云

勤卹民隱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卹民隱而除其害也

不敢自逸

欽乃攸司

涖事惟勤

不懈于位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毛萇傳云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内諸侯卿士之有事者也媚愛也王以恩意及羣臣故皆愛之不懈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夙夜匪懈毛詩烝民

夙夜在公毛詩有駜云云箋云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也

夙興夜寐灑埽庭内毛詩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毛詩小宛毛萇傳云忝辱也謹按夙早也所生父母也君之與

臣若能早起夜卧則不辱其先祖治其政事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毛詩烝民篇箋云古訓先王之遺典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懈

朝夕從事 毛詩北山云偕偕士子朝夕從事毛萇傳曰偕偕强壯之貌士有王事者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也

盡瘁事國 毛詩北山篇毛萇傳云盡力勞瘁以從國事也

黽勉從事 毛詩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謂賢者如是黽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為勞畏刑罰也

不敢告勞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毛詩采薇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毛詩杕杜云云鄭氏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嗣續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

民生勤則不匱 左傳曰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籃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居之無倦 增先之勞之 論語云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原恪居官次 日仄坐朝幽枉必達 後漢書明帝論

盡心奉職 東觀漢記云周榮傳曰榮為尚書令盡心奉職不敢怠

增出入阡陌 漢書云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

原不入內舍 謝承後漢書云會稽紹字大爾為范令不入內舍常臥聽事上

常伏閤下 華嶠漢書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不報常伏省閣下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

冠劍不解 東觀漢記曰桓文高每當直事駐車而傳漏雖

居閒鑠署冠劍不解於身為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眘也　**不離省闥**　後漢書黃香為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　**抱書而寐**　魏氏春秋曰高柔為刺姦令史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太祖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焉　**沉迷**

簿領　劉楨詩云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沉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　**馳翰未遑食日**

昃不知晏　劉楨詩　**白日接賓客夜間省文書**　吳志滕胤為太常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　**增取博具投諸江**　事文類聚云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戲談廢事乃取其摴蒱博具悉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杜預自叙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雖年老不怠**　冊府元龜曰唐龐玉為監門大

將軍太宗以其耆舊常令典兵於東宮玉雖年老而精勤不怠

每受一勅必勘審

經濟類編云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勅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審使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夙夜勤強

孔帖云房元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

真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每行夜日當丙夜遣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軍也

以鞭算

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雖休澣不廢

掌徵巡

精警

冊府元龜曰唐于百億為朝請大夫每掌徵巡精勤不倦

佐吾為理以勤國事

白居易蕭俛制云蕭俛佐吾為理以勤國事是用正命為選部尚書

儒學雖優亦勤

吏事孔帖云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儒學雖優亦勤吏事　美譽四騰孔帖云吳湊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　勤於稼穡冊府元龜曰後唐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老於軍旅勤於稼穡　惟馬上得休息孔帖云五代敬翔從太祖用兵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不事事吾何安事文類聚云韓魏公勤於吏職薄書文檄檢察嚴覈莫不躬親左右曰公位重年高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己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

勤官三

增詩梁王珝和衛尉新喻侯巡城口號詩曰閶闔曖已

昏鈎陳杳將暮棲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屯衛時巡警

凝威肆安步　唐韓琮秋晚信州推院親友或責無書

寄答詩曰官信安仁拙書非叔夜慵謬馳驄馬傳難附

鯉魚封萬里勞何補千年運忝逢不量橫草力虛慕入

雲蹤　元趙孟頫次韻左轄相公奉寄徐公詩曰盡日

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

文章到石渠　袁桷曉發詩曰辱食慎王事曉星當前

户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

增制唐元稹授韓臯左僕射制曰韓臯始以直言事代宗司諫諍後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為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　元姚燧元帥烏葉爾封謚制曰烏葉爾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惟新憤人心之未定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

姑啟若魯侯之大宇
增碑唐韓愈南海神廟碑曰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為廣
利王祀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
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
事祠下而刺史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
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
以疾為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久矣元和十三年始詔
用國子祭酒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

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詞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斝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醉飽　明李賢禮部尚書胡公濙神道碑銘曰太宗文

皇帝入正大統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

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

軏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廵江浙諸州還朝時

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

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歴山川道

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

悉為陳說上欣然納之

增墓誌明楊士奇故少師楊公榮墓誌銘曰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旦夕侍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

增記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

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
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
夫尚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
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
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

佞人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青薦至顧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守官一

原吝出納　調陰陽（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宜喘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廢命不敬　失職則死（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蒲與屈一日失職則死及之）能業其官　靖共

爾位傳臺駘能業其官　各守爾典　職思其憂　各司其局　當官而行　增守物　死官柳宗元論曰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　韓愈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孟容守著令　仲郢執亂典孔帖曰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　又曰柳仲郢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　別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尹杖殺之　必坐死　願罷官孔帖曰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陛下以官法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又曰獨孤用晦遷御史中丞會殿中王源植貶官用晦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

自劾執法不稱顧罷官去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冊府元龜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又曰鄭震元宗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太子賓客韋嗣立曰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為舅甥已合誅死天綱疎漏腰領誤全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神人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

君舉必記　人命所懸

冊府元龜曰褚遂良為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又曰桓彥範為司刑少卿謂所親曰今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不納宦官　封還詔書

冊府元龜曰段志元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元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于章武門太宗

夜使官官三至士及開營志元閉門不納使者曰有手勑志元曰夜中不辨真偽因停使者至曉　又曰郭承嘏太和六年為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帝遂制罷之

侍郎辭知選　**尚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撿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　唐書狄仁傑傳曰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決事左右丞不勾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太學徒取告丞簿職耳

守官二

原思不出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立不易方　易

官脩其方

唐宿其業　不假器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不越樽俎莊子庖人雖不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代之　死不失守見死不失其守　不進旌招齊侯田招虞人以旌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注君召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食不避難食焉不避其難子路　陳平不對農獄上問絳侯周勃一歲入粟決獄幾何勃不能對汗流問陳平平對曰入粟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尉臣職上佐天子調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增此

真將軍史記云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之細柳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

夫乃傳言開辟門既出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原不授璽

漢書殿中夜有怪羣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郎欲收取印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明日光賞之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冀州刺史人遮道言事博曰若言丞尉當詣郡守刺史不察黃綬

增此囚終無死法

冊府元龜曰李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當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數四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路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對仗叱義府

經濟類編曰唐李義府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大理卿段寶元奏聞高宗命劉仁軌鞫問義府逼正義自縊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對仗叱義府令

下

駁奏俊臣乖生虧信 冊府元龜曰徐有功為秋官郎中時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搆陷當死則天欲錫以再生來俊臣抗表請申大法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錫虧聖人恩信之道行本等免死

論公主不得造陵 又曰盧燦為給事中神龍中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優詔追封魯王將葬安樂公主請依永泰公主為崇訓造陵中宗許之燦奏曰陵之稱諧本屬君后及儲君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帝無以對依燦奏

重其能守官 孔帖云穆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檄取貲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寧見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其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率其職司其局 柳宗元論云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仁函人者不為不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

守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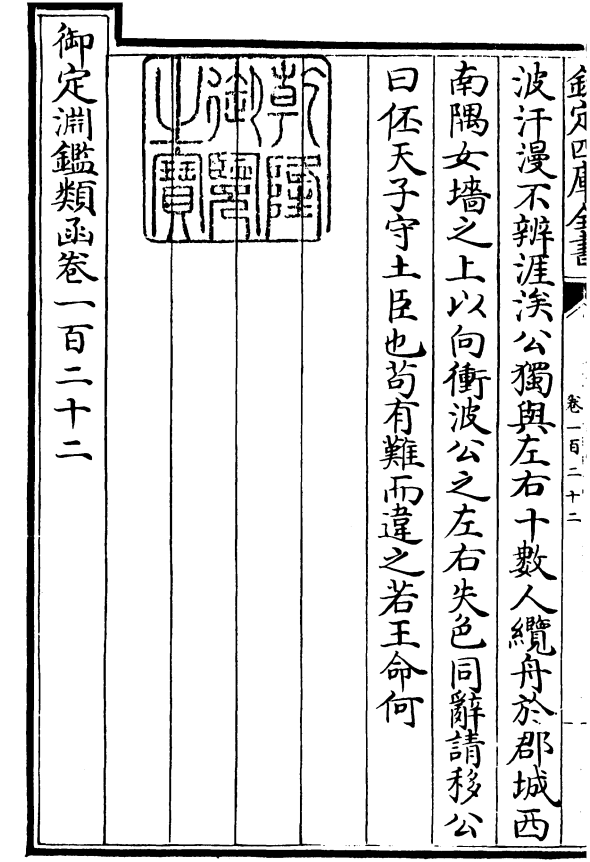
增詩宋范仲淹爲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婞莘老以詩記其事曰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趨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蘇軾次韻賀劉發詩曰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

增墓誌元虞集平章政事張公珪墓誌銘曰上命道士

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

增書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甲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增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曰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揵石以禦之維舟編桴以載之洪



波汗漫不辨涯涘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四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高應龍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政術部二 攝官 省官 曠官 侵官 爭長 濫官 貴官爵 巧宦 換官 代官 休假

攝官一

原拜真承乏真受也攝官承乏注承乏之謂兼二職也 將效一官 敢有二事 增直官 貼職沈括筆談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為直官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别舍但

院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

定宮闕 倖乘輿孔帖曰崔光遠元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乘輿已出都人亂入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光遠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數十人乃定 又曰李晟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

實有勞效 且求廉慎册府元龜曰開成四年詔曰諸門入仕人數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惟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南劒三川京北京西管内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效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諸道並不得奏人 又曰五年嶺南節度使盧均奏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獨得補署 多是假攝孔帖云劉晏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敏銳盡當時之選趣督倚

辦故能成功　李德裕一品集曰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地貧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

不絕常務

按其歷任　冊府元龜曰高重開成七年以國子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日入院不絕本司常務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四年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若更民政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可即以其名聞

兼孝恭長史

請韋相攝衛　孔帖曰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　嶺南物異志曰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閔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諳公事幸其佐理勿憚糜費請韋相攝衙

二人兼四嶽

一身總七職　並詳第二條

攝官二

原不二事禮兼職兼人之稱增周制尚兼官羣書考索云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做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師疑作死字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

太

宰兼行六卿事 又云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顧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冦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 原

不攝 官事不攝管仲奢僭 士會攝右 晉文公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叔

魚攝理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理獄官 兼二事 傳沈諸梁兼二事二事謂令尹司馬也

攝政 孔子為司冦攝政七日誅少正卯 不給 衛侯將會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 增知東都選 唐書

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全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之時崇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　何攝為　又云李巨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為即詔授御史大夫　庶幾無相搆之患　續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賛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

攝官三

增詩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雪下天山白泉枯塞草黄佇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增制唐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
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
京兆尹掌鹽鐵為春曹尚書乃長邑髦以控蠻蜒盡稱
厥職逵於予聞驛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
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劃鋋刃益精國有羨財
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勘濟
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為西備戎羌東定燕
冀內實九府外豊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增碑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索怊悵文詞霜府録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一

原立政　審官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損不急　罷冗員史楚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掛養戰士　增怨誹　厭伏孔帖曰李朝隱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毅然無

避又曰柳仲郢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決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

待賢才 罷冗官

唐書曰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 孔帖曰李泌同中書平章事請曰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内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員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

不虛設 則易求

孔帖曰杜佑為戶部侍郎上議曰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功也 又曰李吉甫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

貴簡約 汰粃滓

孔帖傅奕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 又曰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

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畀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

收廩料　空竭府藏　悉數倍多不獲務廣有除拜俸祿之費空竭府藏

孔帖盧懷慎曰竊見諸司官員所在委積多者

又曰張延賞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廩料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

罷郡

縣吏　併寺監職

上詳省官二羣書考索曰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哲宗即位之初

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者宜併省之

得至治之體　察蠹弊之根

孔帖辛替否上疏曰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

羣書考索曰夫攝官之濫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弊之根其可不加之察乎

戶口凋寡桓溫論并官　公私驅擾申

紹疏省職

晉書曰桓溫總督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　中紹上慕容暐諭守宰疏曰吏多則政繁今之見戶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公私驅擾人不聊生宜併省官職務勸農桑

省官二

原省西曹

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屬請謁不行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員咸言省東曹太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遂省西曹

省蘭臺

晉時議省州郡官吏以赴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蕭曹清静致畫一之歌此清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

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為先若欲省官司凢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云云

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晉王彪之議也

增何事官外置官孔帖沈既濟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

六員二十員可罷又云李泌曰常侍賔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

減判官員又云楊綰奏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

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孔帖又云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省官之不急又陸贄五要云省官之不急

委中書條件停減又云

陸贄議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費委中書條件停減

省職省員省人羣書考索云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慶歷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

省官三

增詔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

前規

增策唐白居易對省官併俸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禄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禄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禄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洊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禄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禄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

其吏而不知厚其禄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禄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為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禄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

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

增判唐司馬滔對省官員判曰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户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糜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徙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僚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丈

增議晉王彪之議曰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

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唐杜佑省官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事煩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

省内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存諸方策昔皐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

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徧舉顧茲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一

原沉職　備位 沉滯不舉言無職事　充位　養名 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事皆決於湯丞相充位而已　養名遺事詳怠惰　干誅　速謗 叛官離次 以干先王之誅以速官謗　出柙　毀櫝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　廢

曠職　失其守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廢曠職尸曠官若罔聞知官失其守　敢賴

寵　不書朔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左傳　日食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葬士禮

服大刑　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禮各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　涖事

不敬　率職有怠　非孝也禮　都家不及　州縣徒勞　周禮朝大夫掌都家注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殿者也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尸祿　素餐　慢官

怠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速戾　且昧恪居　宜科懈位　苟忘卹緯　是謂拂經　既不治庖　宜科出柙

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

于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虧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闕供 臨事之前胡不申請 畫諾 署名 范曄黨錮傳論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郡爲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冊府元龜曰源乾曜玄宗時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諾署名而已

飲食終日 脫略萬事 錦繡萬花谷曰五代李愚爲相廢帝謂爲粥飯僧以爲飲食終日無所用心 蘇軾送李公恕詩曰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畧萬事惟嬉遊 有司不力 厥官如曠 孔帖曰韋溫諫比詔下閲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

者緒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　又曰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人則厥官如曠蕭至忠論鬻爵

頗妨職務　呂才東皐子集序曰除六合丞篤於酒德頗妨職務　孔帖曰切見

罕有才藝　宰相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蓋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逰相囑托虛踐官榮

嗣宗壞屏障

斯立破崖岸　晉書阮籍傳曰籍常從容言於文帝曰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韓愈記曰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為丞既喋不得施用唱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為之

曠官二

原不恭命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增莫肯夙夜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原失政不立　失官不食　百事茲昏由官邪也　王事無曠　增曠官之刺興韓愈論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曠官之刺興

原日飲酒曹參為相不事事日飲醇酒注不事丞相之事　增三光不明漢書云蕭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原不治事漢陳遵為掾不治曹事數廢被譴主者報曰陳掾今日以某事譴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譴滿百者斥　日清譚王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譚縣事亦理　增不知馬何由知數世說新語云王徽之為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官曹虛設孔帖云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

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

不可曠缺 又云陸贄奏議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爾

與二弟連夜痛飲 韓愈順宗實録云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遠近慕其德行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未至人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年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

御史出都 孔帖云舊史韋思謙授監察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摇動山嶽震攝州縣是謂曠職爾

簿書棼如絲胥吏沸如麋 又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云下車之初親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麋召詰其官皆耗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薾然而疲

曠官三

增詩唐杜甫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宋劉克莊廣州都試詩曰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髮垂肩白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臂新無力怯開弓即令超距多梟俊安用輜車載此翁

增判唐王維對宫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賔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宫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廏

中惟通豬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兹詿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俟巘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儆於羑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綱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

唐人對二月不供宫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授

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宫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原出位　越官君子思不出其位思難不越官信也　越司　代斲諸越司侵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老子　無越思　不二事君子行無越思守不假器挈瓶雖假不移官禮　不能卹緯　焉用代庖傳嫠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殞莊子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一失其位　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出則有尤　如冒厥官過猶不及　增是太苛　何相侵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交案稽期請以御史檢校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

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又曰楊炎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啟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柰何相侵耶

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孔帖曰白居易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

便是越局　不敢侵官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　又云帝勅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

官　冒也　杖之白帖曰侵官冒也下詳越司注　雖則奉公　且為出位　行尚越思　動而生悔　尚越思於乃職必速戾於厥躬白帖

侵官二

增判唐人對京令問喘牛判曰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遥聞善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止風有驗洛陽强項據地無從何得道乏良規人餘惡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惟聞暴客相殺

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羣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吴猶疑見月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斲之嗤難免　唐褚亮對建國判曰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晝參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荀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唐人對挈壺挈轡不供判曰甲兵用嚴班

位在任守僭不畏法是瘝乃官挈罍挈壺陳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覿匪恪居於戎律遽假擾於侯度使介胄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失故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爭長一

原周班 任齒 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滕薛爭長公請薛侯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

十年 一日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

尚年　敬長　傳曰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叔聃叔之兄有五人皆無官也

序齒　燕毛

比肩　羞居我上　恥與同列　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荆謝罪　費詩字公達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將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蕭曹親舊而陳韓亡命在上云云羽悟乃拜

忘彼肩隨　務茲心競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不可以後之　莫能相下也　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子皙伯有

以敬事長則順　立而無序則亂　見孝經則亂于位也禮記

相下　自尊　辨位　亂行　有儀　抗禮　我

先人下　禮謬　辭游　何以卑我　奚獨後予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尊　絳灌之恥　將後鄭忽　乃長滕侯　而與我齒　將不汝容　增拔刀　碎硯唐書曰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合璧事類曰鄭畋盧攜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攜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臣且不服　汝有何功冊府元龜曰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淮安王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　又曰尉遲敬德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有

何尊卑 每陳攻伐 事文類聚曰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與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 經濟類編曰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憤徑出不辭

王勃陵藉 韓愈勁直 山堂肆考曰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 合璧事類曰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德非心競 禮失肩隨 白居易判

安得與臣比 不欲在巳上 資治通鑑曰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

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　孔帖曰郭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遂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嘆比伏滔肩　會斬裴寂首　世說新語曰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甚恥之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　下詳拔刀注

争長二

原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齒　慮以下人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增蔡序陳下　春秋胡傳云蔡嘗先衛令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長於

滕左傳云齊先至故長於滕**以力勝人**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人已入其國都矣

生乃與噲等為伍史記云韓信嘗過樊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同僚不能降意**山堂肆考云隋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帝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出為饒州刺史**爭競細碎**韓愈順宗實録云令狐峘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

視少年益自悲韓愈集云王仲舒字弘中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

爭長三

增跋明錢習禮書唐顔魯公爭座帖曰顔魯公剛直之姿英發之氣令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蘽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行香位次當尋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

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覬其冐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𩑶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虣乎

濫官一

原爛羊頭　續狗尾

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羣小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冐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增互市　**賭郡**　晉書曰惠帝居位貨賄公行吏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南史曰宋文帝與羊元保奕賭郡羊勝補宣城太守

起舞　**善走**　山堂肆考曰唐崔日用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為學士中宗即詔兼昭文館學士　又曰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周太祖授以節度使

白版侯　**墨敕官**　朝野僉載曰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侯者焉　唐書曰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凡數千員至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

盈千人　**致五品**　孔帖曰表楚客規魏元忠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受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庫　李綱諫疏曰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非貽則子孫之道也

引權勢　**竭資俸**　冊府

元龜曰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在選部多引用權勢求取聲望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　韋嗣立論濫官疏曰員外置官數倍正闕管府倉儲竭於資俸

授樂工　用幸人

孔帖曰優人李可及擢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令位將軍不可帝不聽　續文獻通考曰元順帝至正六年有以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人居清選恐後世議陛下也

爵及盧犬　假弄麒麟

合璧事類曰齊後主時諸官奴婢濫得富貴者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爵及盧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　朝野僉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爾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騎都塞市 常侍比肩 合璧事類曰梁天監初鍾嶸言永平時弊騎都塞市郎將填街 又曰梁朝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倚馬員外 索彪儀同 合璧事類曰宋泰始初年爵秩無敘佃夫僕從皆受不次之位捉車者郎將倚馬者員外 下詳爵及盧犬注

仕路太廣 時事可知 孔帖曰韓琬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 冊府元龜曰鄭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剌故時號鄭五歇後體及推平章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也

臺閣盈朱紫 胥史濫章韍 孔帖曰蕭至忠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 又曰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九品張九齡當

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今登封告成而清流隔於殊恩骨吏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

連車載補闕 廏馬駝封誥 孔帖曰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腕脫挍書郎 山堂肆考曰唐代宗睿貞皇后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建中元年乃進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詔贈后曽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勑皆廏馬駝賜

王長通白門達自輿皁授 鄭普思葉靜能以方術除 孔帖馬周曰臣伏見王長通白門達本是樂工輿皁雜類縱使伎能有取可厚賜錢帛豈宜列預仕流起授高爵 文獻通考曰唐中宗神龍元年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置一千餘員 封百二十人 上詳引權勢注 下詳廏馬駝封誥注

濫官二

增三百赤芾 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原武功爵 漢食貨志大司農陳賦税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其有罪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注武功第五級曰官首第八級曰樂卿

增兼金累紫 抱朴子云莽之世責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

原鴻都門 後漢靈帝好學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并待詔鴻都門士君子皆深恥之

增西園成市 任昉表云齊季凌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筲之談華貂申不足之嘆

私人以官 孔帖云魏元忠陳郡男子表楚客以書規之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

獻

瓜又云帝幸梁有獻瓜者嘉其意欲授以試官陸贄曰爵祿者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者又何勸焉

分職建官不可濫又曰李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於時因蓋前非曰分職建官不可以濫

取士多且濫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

孫供奉幕府燕閒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

樞密易窄衫與羣閹伍山堂肆考云宋徽宗政和中以內侍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每春秋大宴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為伍

王爵於是濫事文類聚曰宋朝故相未聞有贈王者蔡京秉政用繼述之說贈王荊公為舒王贈何執中為

清源郡王又贈鄭居中為榮陽郡王暨取燕山賞童貫之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　善寫真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耶律尼嚕衮善寫真官至太子太師　教坊司為平章云又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遥授教坊司官沙的為平章事

濫官三

增疏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

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朿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謡將恐巍巍盛唐取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賣官爵一

增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鼂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師古注所忠姓名也株送徒言被根株牽引送充徒役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

原白帖曰張釋之以貲為郎注漢法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又曰食貨志桑弘羊為均輸令吏民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

又曰漢桓帝占賣關内侯　增文獻通考曰靈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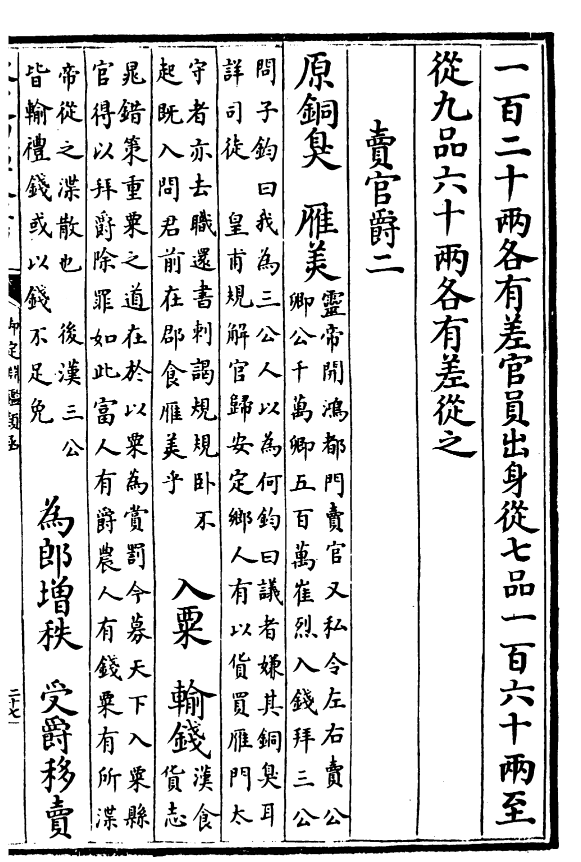
段誾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勲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原白帖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當作蒲萄酒一斗遺讓讓拜他梁當作凉州刺史　增合璧事類曰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冊府元龜曰鄭愔諂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為務人多怨讟時京師大旱為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侍御史鄭叔清奏諸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

勑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準勑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勑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宜之制以成儲畜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

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褐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敕誥　又曰金哀宗天興元年貴官及許貴進士第京城民入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温授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為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

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滛之人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從之　又曰明英宗正統五年勑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邊圍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按此為納粟入監之始　又曰嘉靖四十三年户部尚書高燿奏薊鎮乏糧乞開宄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



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原銅臭 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問子鈞曰我為三公人以為何鈞曰議者嫌其銅臭耳詳司徒

雁美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問君前在郡食雁美乎

入粟 輸錢 漢食貨志鼂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帝從之渫散也 後漢三公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

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則增其秩　武帝本紀云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注貤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

黄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

漢書黄霸傳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注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非其好也　魏張德容為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以此見識達也

增教令　堂牒

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判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　五代史曰閩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上造

樂公上詳第一條 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 白帖曰漢武時國用耗竭有司

有定價必並爭 魏書曰元脩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

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劫 下詳教令注

上郡旱陝西饑 史記曰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

拜司監至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為中書令賣官鬻爵有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壓勝遣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乃取延錢七百貫 又曰有康謙者本商胡明皇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其價賤

以賂遷 冊府元龜曰左丞相裴冕性忠勤奉公然不識大體賣官鬻爵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

之其價益賤　又曰杜黃裳元和初為相有經畫
之才然性頗貪黷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

起復節度　求為權使　冊府元龜曰李逢吉為右僕射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敬宗下大臣議逢吉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昭義節度留後　又曰晉董遇高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有王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為解縣鹽榷使

選舉凌遲　倉廩虛罄　史記曰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恥相冒　文獻通考曰後魏明帝時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

為下吏鬻　以好爵鈞　冊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渙充江淮選補使以收遺逸渙惑於聽受為下吏所鬻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　又曰王涯為相好蓄圖籍數倂書府凡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

先以好爵釣焉

元恭取錢 安樂降勅 册府元龜曰李元恭中宗時為長寧安樂二公主引用知吏部侍郎掌選事以贓汚聞時人為之語曰長寧安樂並狂顛既教翻地亦翻天賣弄大家猶未足便使使元恭來取錢 孔帖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焰動天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卜式獻錢拜郎中 夢炎輸米命副使 文獻通考曰卜式武帝時獻錢三十萬拜郎中復為御史大夫封侯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遥授松江民曹夢炎浙東宣慰副使夢炎願歲輸米萬石乞免徭且求官職故有是命

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 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 續問奇類林曰昔有論武帝靈帝賣官同而意指異武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

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靈帝取之貪饕公卿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温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

主門同商賈　選司如仇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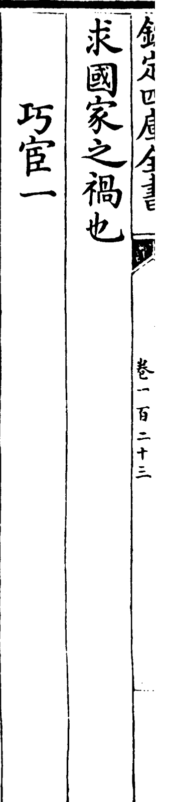
孔帖曰柳澤上疏曰竊見神龍以來内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闤闠然　又曰韓琬上言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

賣官爵三

增疏唐蕭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陛下降不營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

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增論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覩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治四海調爕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



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惟樓護君卿遊五侯門盡能得其懽心 漢汲黯姊子司馬安深文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季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背約 專祿 汲黯謂公孫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約即上前皆背之 以周旋 持祿

固寵 增茶白 草朱 山堂肆考曰宋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吮靴 製冠 朝野僉載曰唐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抱其靴鼻而吮之 山堂肆考曰韓侂冑有愛妾陳譚王陳四人皆封

郡夫人其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佽冑佽冑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柔媚 險巧 冊府元龜曰庚準常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末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 孔帖曰楊元卿性險巧所至聚斂諂結權近故累更方任

累擢 驟拜 冊府元龜曰傅游藝為左補闕上書稱武后符瑞合革姓受命累擢為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為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綠及朱紫也 又曰呂諲天寶末為哥舒翰判官肅宗立諲馳赴行在帝深遇之朱光輝李遵在君之側皆希旨論其善諲亦屈已事光輝等故驟拜御史中丞

附上官 逹賀婁 冊府元龜曰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司士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 又曰唐休璟神龍中以老病

罷歸私第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宮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爲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爲所稱**

争與交册府元龜曰李德裕憲宗時爲太原府司録參軍謂監軍李國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日滯於外閭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澄初未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爲中人所稱　又曰元稹初入翰林中人争與稹交裴度三上疏言甚激訐帝思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非儒流　無學術上詳柔媚注　册府元龜曰盧基代宗時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爲京兆尹基無學術然善事權貴

事元載　結李訓孔帖曰郭英乂東都平權知留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　册府元龜曰舒元輿爲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相結丞加遷擢

善俯仰　毀廉隅册府元龜曰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京

兆尹善俯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稱　孔帖曰韋陟襲郇國公坐事貶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康隅餉謝權幸

托昭容　賂皇后

冊府元龜曰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托附之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曰後唐袁象先朱温之甥也莊宗既平梁汴象先厚賂劉皇后賜姓名李紹安復為宋州節度使

有中人助　由他逕致

冊府元龜曰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受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日景儉時有中人助進及月華門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　又曰鄭權為工部尚書以家多僕媵奉入寡薄尋由他逕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因緣附會　傾貲進奉

冊府元龜曰戎州人代宗時以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時上下　又曰嚴綬德宗時為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

劉贊卒綬傾軍府資用進奉徼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

常達

豈全吾軀

鈞聽山堂肆考曰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又曰宋程松諂事韓侂胄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附宇文述

賂楊國忠冊府元龜曰丘和初仕隋為蒲州刺史坐事除名煬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　又曰康廉本商胡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官至將軍

一年擢平章

二朞為宰相上詳累擢注　合璧事類曰武后時薛季昶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自給事中二朞為內史宰相

黎幹具數百人饌

薛平進萬餘匹絹

册府元龜曰黎幹爲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幹動必求媚每朝將至監則具數百人之饌傾府吏以辦之 又曰薛平敬宗寶歷初充河中節度使平理青齊有政績及是進絹萬餘匹旋有此拜議者惜之

巧宦二

增勸王諸吕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吕封爲建陵侯

郭尖 山堂肆考云後魏郭景讓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爲郭尖

附張易之兄弟 册府元龜云唐薛曜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唐書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

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溥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奕博偽不勝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宦遊公卿間常與奕博偽為不勝厚進所負嗜利者多得其歡心

求鎮守　又云鄭權遷工部尚書乃結權倖求鎮守於是拜嶺南節度使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一不建白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舅血染緋　唐書云李子慎誣告其舅獲五品其母見其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柔聲婉顏　孔帖云孫樵逐痁鬼文有司馬安者攘仁盜義縛舌膠脣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式少節儉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

納聟女致仕進　冊府元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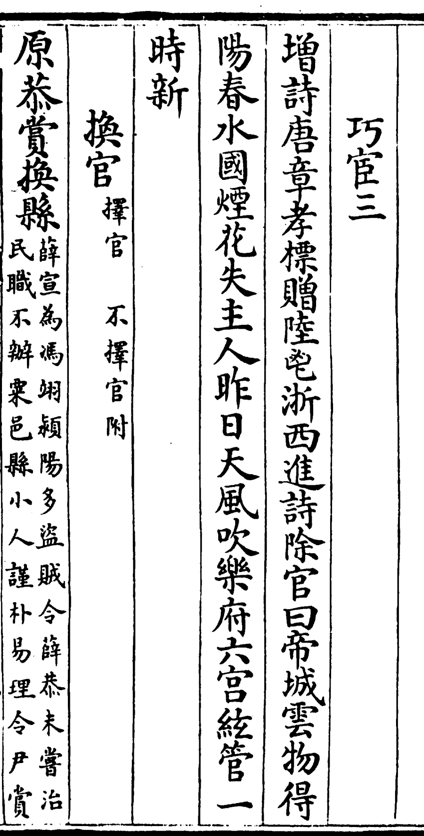
云梁盧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常善待損琪有女弟耿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進

巧宦三

增詩唐章孝標贈陸邑浙西進詩除官日帝城雲物得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時新

換官　擇官　不擇官附

原恭賞換縣　薛宣為馮翊頻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小人謹朴易理令尹賞



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甸月間兩縣皆理曰公綽優於趙魏

儉誕換州 魏志毋丘儉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關不利乃令儉誕對換誕為豫州儉為揚州

增母不肯去鄉 孔帖云張九齡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換授洪州都督

父嫌名 又云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

兩換其職 又云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議羣臣喪服不同袞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謫為潮州刺史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署制勅至於忩匆之議則莫得聞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勅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不嘗有可謫之言乃罷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

無替字人之術 又云元稹吉旼誥京兆尹李同以旼有幹蠱之稱流聞於西遂

其換縣之求無替字人之術

謁宰相請移散官 又云杜羔元和中為萬年令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將繫之羔等辨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

願以柳易播 韓愈柳子厚墓銘云元和中常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中山劉夢得禹錫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

擇官 舊無此二字今照日門晷災蝕等例補入

原葛洪求勾漏 葛洪字稚川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鍊丹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榮以有丹砂故耳帝從之

阮籍求步兵 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增聊欲絃歌 晉書云陶潛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

以為彭澤令

都虞候已亂 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為節度使薦為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至曰人被暴害且大亂公誠以某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

不擇官增

委吏乘田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原子路不擇祿仕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呂範釋構 魏志孫策從容與呂範碁範曰將軍士衆日盛綱紀猶有不理願蹔領都督為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範曰今托將軍者欲濟世務爾猶同舟涉海此亦範之計非但將軍策笑範出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衆事威禁大行

毛義

捧檄毛義事親孝張奉慕其名往候之會州檄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入喜見顔色奉以是賤之後乃悟曰為親故也

李充屈作小縣晋褚裒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縣否充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代官一

原嗣掌 終更周禮嗣掌其月注云代往一月谷永與段會宗書終更亟還 策名

隨牒 增清淨 簡易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事無所變更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記纂淵海曰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公簡易循理 有禮 無狀孔帖曰李自良為右不求赫赫之譽衛率馬燧來朝德宗

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不敢當帝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越卿者勉為朕行　又曰柳晃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五區於東越又置五區於泉州不經時死耗畧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

雞鳴烏飛　合璧事類曰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潛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紀纂淵海曰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鴉群飛以擁行車開元天寶遺事

牽船擁馬　上詳雞鳴注　紀纂淵海曰姚崇牧荆州受代吏民擁馬截鐙留鞭

必為政何以代　左傳曰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晉書曰張軌病風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涼州一時名士威振西河何德以代之

為裙衫

留鞭鐙梁書曰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潔被代而還無衣沈約為裙衫迎之下詳擁馬注

因其迹　必當改漢書曰黃霸代韓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　晉書曰謝方明善治郡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無迹可尋

蕭規曹隨　召父杜母漢書曰蕭規曹隨功若泰山　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狗貂相續　糠粃在前合璧事類曰晉趙王倫篡位奴卒厮役亦加以爵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又曰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宜有以誨　實為未易記纂淵海曰徵班超還任尚代為郡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遠宜有以誨之　齊書曰王延之

代張緒為中書令何點曰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未服即墨　方清冀朔

合璧事類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　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大河以南盡為晉土逖方當埽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意甚快快

按校馮翊　檢察會稽

合璧事類曰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都望之因令問延壽在東都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即按校望之在馮翊時餼廩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　又曰王羲之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羲之代述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政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錦標得雋　金鼎調元

揮麈錄曰王曾李迪皆狀元及罷相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兄弟之義

子孫不忘 記纂淵海曰同僚之誼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嵩以此為務 王禹偁詩曰古人垂交代子孫不相忘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羞 南史曰傅劌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歐陽公詩曰後功掩前羞

刺史不輒去 節度少換代 孔帖曰楊綰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别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條具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帝嘉其謀云 又曰唐自兵興以來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馬故行軍司馬皆簡自上意

張延賞侮韋皐後為代 李端初詬堅老若有素 記纂淵海曰唐張延賞選韋皐為婿皐不拘小節公侮之皐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

公曰吾不識人揮麈録曰詹堅老下大理李端初為少卿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姦人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為淮南漕端初頗省其面目因曰郎中若有素者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言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不知比往時嘴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無變蕭何法　敢易袁公政上詳清浄注孔帖曰袁滋召為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代官二

增考績尚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原及瓜而代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告令尹楚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

矯代 魏信陵君無忌請救趙魏王畏秦不許趙告急於公子公子之客入王宮盜節矯代晉鄙鄙不設備公子遂入鄙軍錐殺鄙而代將其軍遂救趙也

功成者去 四時迭代功成者去

授受不替 **蕭何舉曹參** **舉三人** 邴吉為丞相病篤上自臨問曰即有不諱誰能代卿對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可以無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三人皆在臣右惟上審之及相繼居位並皆稱職上謂邴吉知人

合符而去 後漢傳燮字南容州將范律名知人舉燮孝廉後燮為漢陽太守律交代合符而去鄉郡榮之

更盡 漢段會宗為西域都護騎都尉三歲更盡還為沛太守邊吏三歲一更也

親友兩代 魏陳矯為廣陵功曹使過太山太守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曰吏與二千石鄰國屈從陪臣遊不亦可乎及為郡

及尚書令皆代矯

父子相代 詳父子濟美

周瑜舉魯肅 吳周瑜病舉魯肅有智畧足以代瑜

增陸遜代呂蒙 合璧事類曰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志意深長才堪負重乃以代蒙

新不如故 又云梁江革為廬陵王長史以正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還朝言革惰事好酒以王墨聽代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惰不惰新人不如故

賦詩清水亭 北史云申徽為襄州刺史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老人記政 又云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

巡察使二年一代 經濟類編曰中宗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

繼踐台庭 事文類聚曰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接控數州繼踐台庭郭子儀家傳

以病求代 孔帖曰張建封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

劉晏李勉堪大事 又曰令狐彰方疾甚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

舉弟自代 又曰韋貫之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三揖一辭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記

災星去福星來 湘山野錄云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口號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舊例用此一首

代官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張祕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繼組心知忝腰章事頗齊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休假一

原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

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增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　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增問奇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葢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若遇豁宿歷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歷

休假二

原賜告　分休上詳前敘　王威別傳曰威少為郡吏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益於時不限厮役賤長以聞威因陳事得署州吏大蜡分休　荷擔　杖策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

張少設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步乘扶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祝問疾　吳拜老

謝承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為吏歸休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　又曰吳馮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鄉行喪孝子次瞻病畢拜覲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離兵　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母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遊集　定省

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急出過詣王子敬車求去王問何以匆匆車答

曰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乃作此不急行東遂不敢去盡急而還　宋書曰王敬宏子悏之為祕書郎悏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宏尅日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悏之乞求奉辭敬宏呼前至閤復不見

造渚　還都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覩中國日弊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鄧粲晉記曰郭璞為王敦參軍知敦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溫嶠為名及至建康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筮卦卦成彝問其故璞曰卦與吾同

拜墓　葬妻　晉陸華仕錄尚書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頗含馮懷以為華居台司受托付大臣之義本在忘忌既蒙詔許省墳墓豈容有期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詔從之　魏舒字陽元為尚書三娶妻皆亡是年自表乞假葬妻

三最予告　數月考免　杜欽言於王鳳曰竊見令云二千石賜地及錢

告過長安謁不分別賜予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也或病滿賜告詔恩也今告則不得失輕重之意鳳不聽竟坐野王賜告不得歸遂為常察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

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數月乃還逵考竟免之

多病數告 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愈

與飲失期 史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問之對曰齊王使求臣女弟與使者飲故失期也

增出省 望廬 梁劉孝綽歸沐詩步出金華省還望承明廬

弭蓋 染衣 唐李嶠送人休沐詩暫弭西園蓋言事東皐衆　金元好問暫歸秋林詩可惜緇塵染素衣

觸景 浣塵 又元好問出京詩驅車出國門白日觸隆景　又曰塵泥久相浣夢寐見清潁

焚魚 墜馬 劉孝綽詩但願長閑暇酌

醴薦焚魚元虞集有墜馬予告詩

釋簿領　復羈縶　劉孝綽詩時時釋簿領宋陳去非詩飽愛今日閒明朝復羈縶

遂其私　從所欲　唐韋應物詩公門懸甲令瀚濯遂其私李嶠詩伊我懷丘園願心從所欲

曾隨牒　免綴班　元好問詩昨曾隨牒來六月阻歸省明高啟詩得告今朝免綴班

長告不爭　遇休即召　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峘貞元初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每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乃長告不與爭孔帖云王琚每見閤中視日薄暮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休假三

原自公退食詩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丈書乃得出名曰山郎

注云山財所出也故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云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自勵

謁者自白

漢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謁注云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所在者無辭

鄧通不出

文帝幸鄧通通亦愿謹不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也

未嘗出門

張安世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門

增滌中裙廁牏

史記云萬石君長子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予長休告

事文類聚云漢丙吉為相掾史有罪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原董賢不出

董賢

字聖卿便僻善媚每賜沐浴不肯出歸常留中視醫藥哀帝乃詔賢妻得通籍入殿中

李登得假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為從事吏病得假歸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差類病者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廢事見時相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也

毛據請假 范甯斷啟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太守毛據尋復請假臣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隨所欲之適任取日多少 范甯啟抦衆官管改解故事云伏見內外正官皆陳假紛煩凟無已臣謂宜去疾病假紛解故之制一令令陽改日隨其所欲適其任取日多少也

尚書不上皆抦急 傳咸相諭草云黄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於自須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不上門抦急抦音烏引也又音拈

張扶不肯休 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至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

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亦可矣扶大憝

劉類不與假 魏志劉類為弘農守使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也

請急跨月有違憲制 元嘉起居注云王韶之彈著作佐郎王曇法坐十月十四日正直請急二朝

禁旅請急無經宿文 又云御史中丞劉武之奏彈强弩將軍陶文朗請急二日半經之正輒彈表辭省尋禁旅之官惟請急出三十五里外

增休沐往往馳召 孔帖云宇文士及攉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

謁告上冢 又云魏元忠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

太學生謁急 又云狄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可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

有司學徒取告丞簿職耳后納其言

還京師醫療 册府元龜云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歷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遂茲日 韋應物詩云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墟

去人遠 又云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

休沐如令 孔帖云李德裕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即移病 又云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

年位俱高須加優異 册府元龜云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長慶二年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

以仲舅未停官 又云郭鏦為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

准式停官 又云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

宗太和四年留守崔和禮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

安重誨與羣官有異

又云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晟卒請準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羣官有異在常式難拘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

休謁 休請 從告

休假四

原詩齊謝脁休沐重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

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翫終一丘堦墀幸自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蘭根應節抽憑軒搴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籜開綠篠白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曾閣引月入輕幬爨熟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勸光景為誰留　增梁劉孝綽旬假西亭寄呈熊郎中副使詩曰

休旬屏戎事凉雨北窗眠一夜江城夢萬里繞山川草木散幽氣池塘鳴早蟬妍芳落春後旅思生秋前紅槿粲庭艷緑蒲繁渚煙聞君東林卧郡閣曠周旋酬對龍象侶灌注清泠泉如何無礙志猶苦病纒牽 原陳江總休沐山庭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横近澗巴石聳前洲岸緑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增唐王維休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

佇立相候衙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騎非便止　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廚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

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温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娩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為有

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履泉長侵堦浸緑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遥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詹蔔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氷凌兢戰疲馬扣門剥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朧朧窗影來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寛安取萬户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

入飽愛今日閑明朝復羈縶　朱子熹示祝四弟詩曰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
雨沓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金
元好問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饑
中林春雨蕨牙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墜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顛隮歎
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
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温摩挲素壁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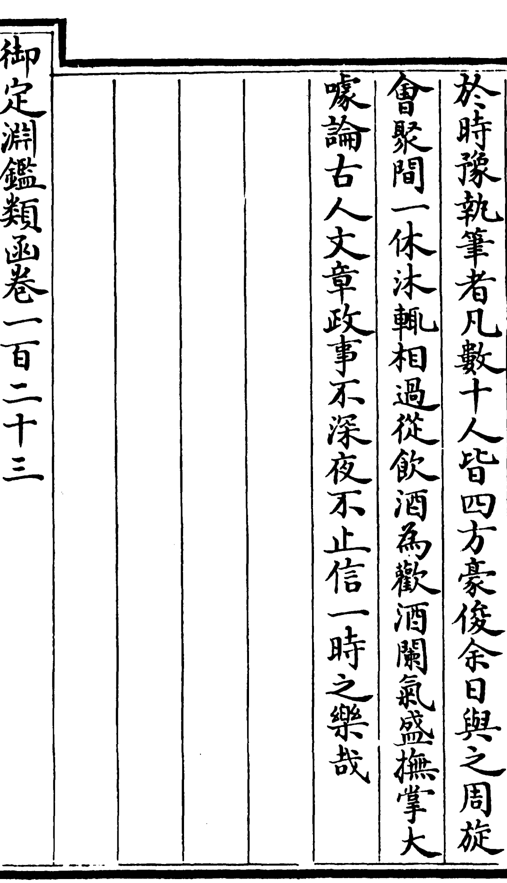
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逥墙孤立嶺高雲半過菟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免綴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間

原奏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曰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

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内轄作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曰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遄及違弛之諐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增序明宋濂味梅齋藁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



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閒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